

农庄的客人

李 維 西 著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共包括四个短篇。

“农庄的客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的农村面貌。我們从这个横断面中，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如何吸引着广大人民，在他們思想上引起了怎样具体深刻的变化。同时，短篇也贊美了农村青年之間純朴崇高的友誼。

“老夫妻俩”描述了一对农村老夫妇的日常生活，通过风趣的描写，显示了老农民共产党员任心亮热爱生活和美好的社会主义前景的热情。

在“性急的人”这个短篇中，我們看到了青年荣誉軍人因公忘私的崇高品質，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展示了新农村中人与人之間的誠摯的友誼和同志关系。

“死和生”描述了“淮海战役”前后一个老农民的遭遇。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置之死地，而解放軍和解放区的民工却把他从深重的灾难中救出。这个老农民的遭遇概括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农民的命运，展示了我軍和解放区人民的偉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目 录

农庄的客人.....	1
老夫妻俩.....	19
性急的人.....	59
死和生.....	60

农庄的客人

这是冬季的一个夜晚，就象入冬以来的每一个夜晚一样；严金蕙总要去看看她的朋友倪秀英。倪秀英是刚建立的“拂晓”集体农庄的负责人，每隔一集，她要值五天夜班。当倪秀英值夜班的时候，严金蕙都愿意去陪伴她。

可是，严金蕙和她的父母还不是刚建立的农庄的庄员；过去，也不是初级农业社的社员，甚至连互助组员都不是。这件事使年轻的严金蕙很难为情，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正因为这样，她和倪秀英的感情就更加好了。她几乎象一个最好的庄员一样地工作，用这种行动来表明，她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姑娘；而对自己的家庭呢，这也得算是一次示威和警告。

现在，严金蕙几乎从东到西穿过了整个村庄，向养猪场走去。她用非常高兴的口气（有时也带点儿羞愧）回答向她招呼的人们：“我到养猪场去啊！”“又该到夜班啦！不去吧，人家秀英可不愿意啊！”在这种时候，这个塌鼻子、大眼睛、尖下颔的姑娘，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庄员了。

新建的农庄养猪场在村庄的西南端。这一带原来是一片方圆将近二十亩的坟地。人们正在一面迁移死者的骨骸，一面建设养猪场。养猪场的一边，已经扎好了长长的整齐的

籬障，在它的北端，有一个几乎比普通小学教室大一倍的草屋，这里是堆貯飼料的地方，也是飼养員的办公室和會議場所，以及值夜班的人的宿舍。严金蕙总愿意遶道北边，直接到养猪場的貯藏室去，她不愿意穿过坎地。

这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冬天的夜晚，冬季所特有的清冷的月光傾瀉在裸露的土地上，距离养猪場不远，农庄粉飾作坊的四盤石磨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响。一个小伙子站在差不多同屋簷一般高的木架上，压着手压抽水机，哼着也許是他編的什么情歌。他的眼睛眊着不远的养猪場的大草屋。

当严金蕙穿过最后一条胡同，走过水車架前的时候，歌声停止了，手压机停了兩秒鐘。

“帮忙的上班啦！”小伙子戏弄地說，“仔細看看坎塋地，有什么动弹？”

“你的魂，”严金蕙头也不回，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小伙子的无心的玩笑使她觉得难堪。于是用同样的口吻，但含有明显的惡意，回答：“你拉开嗓門嚎吧！光哼哼唧唧的人家能听見嗎？”

严金蕙赶忙撇开那惱人的念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畏的女勇士，雄赳赳地挺着胸脯向前走。在多少沒有月色和星光的墨黑的夜晚，她正是这样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心却不肯停止悸动），来找她的好朋友。

养猪場才修好第一排猪舍。整个場地有一种建設时期特有的凌亂：深深的坎坑，刨出的树根，傾倒的墓石，堆积的葦杆，泥土，石灰池，筐，担杖……

严金蕙推开虚掩着的草屋的门，月光跟着照进屋里来，正好照在倪秀英的胖团团的身上。

“嘿，好月亮，”倪秀英回头看了看高悬在天空的上弦月，但接着就又缩了缩脖子：“冷啊！婊子，看你带进来的这股冷气！”

草屋里堆积着各种各样的草料，充满一种酸馊发酵的气味；靠南墙排满两排大缸，贮藏的粗饲料和细饲料都显得相当富足。

倪秀英坐在锅前的大蒲团上烧火。火光照亮了她的黝黑的粗眉大眼的胖脸。这是一个不足十九岁的姑娘，比她的朋友严金蕙稍大些。

连着锅台是一盘很大的土炕，紧靠着土炕的另一头，有一张小两抽桌，无罩的小煤油灯冷清清地摇曳着昏暗的光。

严金蕙为了报复刚才受到的毫无理由的责备，把一只冰凉的手插进了朋友的衣领里。

倪秀英咯咯地笑着，招架，躲避，竭力挣脱。

“你敢情是暖和啦，还不到点，你就又烧火！”

这么说着的时候，严金蕙已经紧挨着朋友蹲下来，向锅门口伸出冻得冰凉的手。倪秀英挪了挪身子，让出蒲团的一边给严金蕙。随后，她朝锅膛里扔进一串苞米核，怜惜地说：“我吃了晚饭才来，就听见咱们‘大胖子’使劲叫唤，槽里食早吃光啦！还能再叫它熬半宿？你听你听，它叫得多凶！”

严金蕙果然听到新从县农场买来的约克夏的不满的叫声，这是一只刚出生约五六个月的白猪，已经同本地肥猪差

不多大了。

大炕上很暖和。它几乎已经吸饱了锅膛里的热气。严金蕙把小桌上的油灯放在靠锅台一边的炕头上。她象俯伏在锅台上的偎灶猫似的俯卧在热炕上。

这时候，她又想起了那件惱人的心事。她的眼睛洩露了心里的憂愁。但是，單純、乐观以至有点儿粗魯的倪秀英，竟沒有发现朋友心里被什么攪扰着。或者，更准确些說，她总認為严金蕙和自己一样快乐，在这种年龄，这种时代，有什么值得憂愁的呢？于是，她用那种慣常的祈求的口气說：

“金蕙，念兩段养猪常識吧，昨儿后晌供銷社李同志来講的那一段，我早忘的沒影子啦！”

严金蕙沒有动一动，她仍旧是那样俯臥着。

四周是靜悄悄的，可以听到柴禾燃燒时的輕微的声响，粉坊外边手压抽水机的有节奏的鏗鏘，小伙子的越来越高的歌声，以及約克夏白猪的嚎叫。

突然，严金蕙翻身坐起来，用力地扑擲身上的灰土，嘴一裂歪，气惱地說：

“你早晚的也得操操心啊！俺多賤气，人家不上心，还尽着求人家……”

“咳，”倪秀英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看你这小巧嘴又叨叨些嘛！——好金蕙，又出了乱子嗎？”

“还敢出乱子，这就够噲！又是‘客人’，又是‘帮忙的’，哪一天熬出头啊！”

“你是自討，誰叫你听那些瞎話！誰拿你当客了，咱倆不

都是一样的飼養員嗎？”

“我能跟你比？”純粹是一個被嬌縱了的孩子口吻，“你是养猪場場長，农庄的委員。”

“你封的我？我可不爱‘長’，我胖得都跑不动啦！”說着，倪秀英大笑起来，但看到朋友怨艾的神情后，又忍住了笑，伸出兩只粗糙的手，撫摸着自己給火焰烤紅了的胖臉，接着說：“金蕙，說实在的，你是白生气。你情管当飼養員，天掉下來有地接着。誰若攔你走，我准跟他拚了！”

對自己朋友的好心，严金蕙一点也不怀疑。

严金蕙深深地知道，如果沒有倪秀英，她的生活会是怎样呢？那簡直沒有意义。母亲过分地溺愛她（她沒有兄弟姊妹）；父亲是关起門来朝天过的人，并且还用自己严格的生活方式来約束她。亏得她有倪秀英这么一个好朋友——这个單純、热情、坦率得一无顧忌的姑娘。从在初級社当社員起，倪秀英就来“勾引”她了，不管挨过多少次的“窩脖”，但却毫不在乎。当农庄筹委会筹备建立养猪場的时候，倪秀英就坚决地把她拉过去了。“咱是农庄啦，你知道农庄是嘛景？不要你帶地来，只要你爱劳动，就不愁吃穿……”从这时候起，严金蕙便和倪秀英一道走进了小伙子 and 姑娘們的欢騰喧鬧的行列，走进了圖書館、俱樂部、剧团和歌詠队。在严金蕙的眼前，生活所展現的色彩不只是表面的欢乐，而且还有一种更內在的东西在吸引她。当她象怕野兽一样怕猪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乐趣，当那貪吃的动物向她表示亲暱的时候，她更是高兴极了……

最初，父亲威胁她說，“你要是再不信老人的話，你前脚走，我后脚就使灰把門攔上，权当我断子絕孙！”母亲也不安地小声規劝女儿，“孩子，辮子越扎越長啦，也該懂点事啦，体谅体谅老人的心啊！”可是，漸漸地，母亲的敏感的心就感觉出了女儿身上的变化：她有說有笑了，胖了，知道的事情多了。母亲也因这一切变化而高兴，于是就开始暗暗地不自覺地和女儿站在一起，給老头子把紧閉着的生活的門扉敞开了。

倪秀英看到朋友老是不开口，便解劝說：

“金蕙，生我的气嗎？別沉着臉呀！我估摸你爹心里还不落实。——不是說哪把鑰匙投哪把鎖嗎？我可是配了不少‘鑰匙’啊，上趟我到你家去，你爹不給我窩脖吃了；临末了还迸出了句話：‘別吹得好上天，你庄里那些好主意，是好是孬还在兩可。’又說什么‘人平心不平，水平浪不平。’——你怎么不常說說他？”

“我还說少了？他信我嗎？……今日头午，我在山会上看到你們那个副业股長，他跟我說：金蕙，你爹早不愿你朝庄里跑啦，你以后不要再跑了，你們一家人鬧不团结，庄里可負不起責任……”

“这是他跟你說的？”倪秀英惱火地截断了金蕙的話：“你只管来，有官司，我跟他上管委会去打！还把羣众朝外推哩。”接着，她改換了一种腔調：“我正寻思在管委会上提提，讓你上县去学习养猪。——你不要跟我瞪眼！說真的，你腦子比我好使，我腦子里象灌滿了洋灰，老是活动不开，要不

哪，就象淨是些猪崽子在里头鑽，鑽啊鑽的你理不出个头緒来！……”

朋友的友誼和真心話使得严金蕙很滿意。

这时候，門輕輕地拽开了，倪秀英沒有回头，問：

“誰？”

由于灯光直射着眼，严金蕙也沒有能一下子看出是誰，等她看清楚以后，就笑着說：

“猪崽子！”

进来的是粉坊的青年朱培，也就是在高架上压水唱歌的小伙子。朱培伸手要打严金蕙，倪秀英笑着叫道：

“干嗎这么野蛮？”

“秀英，”严金蕙的心情突然好起来，她一边笑着說，一边預防着向黑影里逃。因为笑得太厉害，連話也断断续續說不清了：“是……哪个模样的……猪崽子……在你……腦袋里鑽……啊！”

倪秀英这才听出了朋友的双关話，她也笑得直弯腰，用兩手蒙住臉，但沒有忘了指揮：

“朱培，狠揍她，揍这个油嘴嫚子！”

小伙子非常乐于接受来自这方面的命令，草屋里突然熱鬧起来。等这一陣笑嚷平靜下来以后，倪秀英故意板着臉問朱培：

“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沒工作？”

小伙子已經习惯了这种严厉的詰問。

“水缸都盛滿水啦！我来暖和一会儿，只一会儿。”

一个狡猾的念头在倪秀英脑子里出现了：

“好吧，你在这里暖和。金蕙，咱们喂猪食去！点灯！”

小伙子只得摇头叹气，没办法，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只管去，我看看养猪常识。我也想当个饲养员咧！”

倪秀英被这种无心的奉承逗笑了。

“去你的，家伙，猪看见你就咬你！”

两个姑娘真的担着猪食桶，提着带罩风灯笑着到猪圈去了。

“咱们也得给母猪喂上点才好呐！在月子里的‘人’嘛！”走出门的时候，严金蕙说。

倪秀英把扁担在肩上顺了顺，说道：

“它不大乐意吃。待会儿给它温点粉渣、豆饼。”

小伙子真的独自一人在灯底下读起“养猪常识”来。

一刻钟以后，两个姑娘挑着空桶回来了。快乐，嘻笑的影子从她们脸上消失了。严金蕙的眼神是惊恐的、无助的。她看着朋友，等待着一个决定。倪秀英放下空桶，冷冷地看了朱培一眼。

“我到兽医站去，把车子借给我！”

“到兽医站去？”严金蕙已估计到朋友会这样决定的，但仍旧觉得惊诧。“来回四十多里哪，天明去不好？”

“不能耽误！”倪秀英说，“我试着还发烧，不知拉（屙）些什么，那么臭。还有一窝小猪哪，该死！”

“许是猪丹毒吧？”严金蕙不大有把握地说。

倪秀英没有注意朋友的话，眼睛盯着朱培。

“我替你去，好不好？”

“別淨耽誤事啦，快推車子去。——你有空倒是常到这边来看看，陪陪金蕙做个伴。”倪秀英又回头問严金蕙道：“金蕙，你一个人害怕嗎？”

“我……”严金蕙低下头，“我……不，”

二

严金蕙送出自己的朋友。

当她重新回到草屋里来的时候，觉得屋子大得多了，空曠得多也冷清得多了。她默默地坐在蒲团上，思索起自己的命运来：娘看来已經同自己站在一块，爹变得孤立啦，常常是这样，每当爹遇事不能作主的时候，就大吵大罵，有时悶头干活，不理睬人。可是过不了多久，娘就能把他唧嚙得拿不定主意，站不稳脚跟。……可是，要叫他拿出地来，他准是不干，他能答应嗎？不，不……

严金蕙就这样坐在那里，沉思冥想。半个鐘头过去了，她几乎沒有改变一下原来的姿态。鍋底的火漸漸地微弱了，她觉得身上已不再那样暖和。这时候她才抬起头来，离开沉思的境界。

約克夏白猪已經吃饱喝足，現在，不再听見它嚷叫，大概已經安安稳稳地睡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粉坊外边的抽水机又有規律地响动起来，不过，再也听不到唱歌的声音……

严金蕙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几乎麻木了的腿，点上风

灯，向猪圈走去。

她命令自己不要抬眼睛，但就象新媳妇看人似的，她的视线总本能地偷偷地向一边飞，飞向坟地。真得谢谢老天爷，她没有看到鬼火，便很快地走进猪舍去了。

母猪在噁心，有时象在痉挛。小猪崽子们因为吃不到奶在吱吱地叫；有几只大概是叫疲倦了，紧紧地挤在一起，甚至“罗”了起来，哆嗦着，希望在睡眠中忘去饥饿。猪舍冷得很。

严金蕙的整个心被怜悯和母性的爱占有了。她已经忘记了害怕。从坟塚旁边抱了几捆苞米秸，把猪舍透风的地方擋了个严实，又抱了一大筐麦糠，给小猪睡觉的地方厚厚地加铺了一层。她看到小猪直朝麦糠里鑽，脸上显出了微笑。

“唉，猪娃子没奶吃，不抗冻哦！”她自言自语地说，决定马上给小猪煮上点小米稀饭。

她刚准备离开猪舍，却听到有人叫她：

“蕙儿，蕙，你在哪里呐？”

“哎，娘，我在这里，我就来！”

严金蕙提着风灯急忙朝外跑，灯灭了，她差一点在冰冻的地上滑倒。

娘披着皮袄，双手紧紧交插在袖管里，正歪着乱七八糟的坟地。

“唉哟，这些祖坟可给糟践得不轻，老人在地底下也不安生啊！”母亲不满地说。

严金蕙笑了笑，觉得这会儿没有反驳母亲的必要。她邀请母亲参观猪舍。老人不想去，但是女儿固执起来简直和老

头子的脾气一样，便只得答应了。

女儿对猪羣和养猪場有这样高的热情，是母亲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女儿这么快乐，这么高兴，母亲因而也觉得快慰。当参观完猪舍回到大草屋来的时候，老人仿佛是自語似地說：

“心远啦，不疼爹娘，倒疼起这些畜牲来啦！”

严金蕙还是笑。她这时候的心情实在是平靜而愉快，同时她也知道母亲的牢騷沒有恶意，也沒有那种真正內心的悲愁，于是就不說什么了。在她向鍋里添水，准备給小猪煮稀飯以前，突然想起應該問問娘：

“你怎么这会儿到这里来？平时你白天都不肯来看看哩！”

“是秀英到咱家去叫我的。”母亲說。

“唉，这个家伙！”严金蕙的口气又象是生气，又象是感激。

母亲繼續說：

“我早躺下啦。她說她要进城去，怕你胆小，叫我来給你作伴。”

“我怕什么呢？我根本不怕！”金蕙觉得在母亲面前應該有点英雄气概。

母亲瞪了女儿一眼，說道：

“不怕，不怕，你們真能造反啊！象早年俺那时候……唉，野的不象話嘍，半夜三更跑百十里的来回，秀英这嫚子好大胆气！”

“爹讓你来嗎？”女儿循着自己的思路提出問題。

“他还能拴住我的腿，”现在是輪到母亲逞本領了，“我一賭气就轉了个脊梁給他！”

严金蕙笑着，抓着母亲的手，把臉貼在媽媽的头上。

“快別上头扑臉的，”娘輕輕地在女儿头上打了一下，“看你泥里尿里跑出跑进的要糟蹋多少衣裳鞋啊！还自家貼上本錢。”

“秀英早給俺記上了工分，我說。‘我又沒入庄，’她說，‘哼，你叫我剝削你嗎？叫我貪你污嗎？你早晚是庄里的人呀！……’”女儿学着朋友，把媽媽逗笑了。

接着母女兩個就談起入庄的事来。严金蕙看得很清楚：娘現在已經漸漸相信自己走的道对了，她已經亲眼見到入庄的許多好处。

煮出小米稀飯后，严金蕙就守着小猪，看着猪崽子們貪婪地吞噎着。一直看到小猪吃完，她才回到大草屋来。現在，母亲已經把大炕拾掇干淨，一定逼着女儿躺下。老人盤着腿，紧紧地裹着皮袄，坐在炕沿上。在严金蕙蒙朧地睡熟以前，脑子里掠过的最后的思想是：

“真有意思，娘到这里来守着我，看我睡觉。她也来当‘客人’啦！哈，真有意思。”

三

夜深了。母亲把腿伸进女儿睡得很暖和的被窩里。金蕙在睡夢中翻了个身，說了些什么。母亲只勉强能听出‘客人’兩個字。老人深深地吁出一口气，裹紧了皮袄，給女儿掖了

掖棉被。不久，她也开始打起盹来。

在靜寂的深夜里，有一陣“嘎嗒板”（注）敲着冰冻的硬地发出的声响。母亲被蓦地惊醒。她諦听着这个声音，脚步的輕重，速度……这一切她都很熟悉。她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門給推开了，一个戴着毛茸茸的兔皮帽子的老头子走了进来。

屋里的灯沒有熄灭，其实，用不着灯光，單看一眼月光下的影子，甚至猜一猜脚步声，就可以知道是誰。

“你也来凑个数！”金蕙娘从心底觉得好笑，“咱一家三口到庄里来团圆啦！”

老头子气憤地关上門。他似乎存心不打算开口，坐在燒火的蒲团上（兩小时以前，金蕙坐在那里想过心思），撥了撥鍋底的火。余火还有点热气，他坐得更靠近些，摸出烟袋，吸起烟来。

金蕙娘感觉到一种不祥的朕兆，溫馴地警告說：

“你那颧头子脾气可得忍着点，這場可不是你的天下，要張罗等着到家再开口！”

老头子斟酌了一下，用低啞平靜的声音說：

“都家走，在这里干嗎？人家管你的飯，劈給你‘分’嗎？”

“誰說不劈？蕙在这里帮忙，人家都給記上帳啦！”

短暫的沉默。

一会儿，母亲仿佛申訴似地說：

注：一种厚木板底蒲草編織的暖鞋。

“你爹，咱可別再給孩子丟人現眼的，連地主富農都想
着入庄咧！”

“他入他的！”

老头子无話可講，低头思索。一会儿以后，感慨地說：

“儿是眼前戏，我越丑越准啦！”

“你說的什么半截話？”

老头子用訓誡的口吻一字一頓地說：

“儿是眼前戏，养老还得地！——蕙可叫你慣得没人样
啦！”

“我怎么慣她？孩子的眼比咱看得远。你想当絕戶，就
躺在你那儿亩地上去吧！”

突然，在后窗戶外边，傳来了笑声。接着有人說：

“今黑夜来串門子的可不少啊！”

接着又是一陣大笑。

屋里的人吓了一跳。笑声剛起时，金蕙娘禁忍不住渾身
一哆嗦。金蕙也給惊醒了。

朱培繞到前面，推开門走了进来，笑着招呼道：

“大老，老母，你們好？”

“冒失鬼！”老头子敲了敲烟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金蕙娘又气又笑地說：

“孩子，可不敢这么冒失！吓我这么一跳，看我心还嘣
嘣跳咧！”

朱培憨笑着，佻促地搓着手，一会儿，說道：

“怎么你全家人都来了？”

一直到这时候，金蕙才发现，爹也在这里。

“噢，爹，你也来了！”

“他是来叫咱回去的。”母亲平静地说：显然不想在女儿和外人面前对丈夫不尊敬。”我跟你爹正说着入庄的事。”

朱培趁机慫恿道：

“进庄吧，大老！连倪国柱大老也进家啦！你那把小算盘怎么也算不过他呀！——他在我们粉坊组，去看看吧，走！我领去！”

本来，金蕙爹想推开朱培伸过来的胳膊，但当他刚想作出那个断然的动作来的时候，又突然改变了念头。

“倪国柱那老家伙也入了庄？我当是他说笑……我去，我看看去！”

这样想着的时候，金蕙爹就跟在朱培后头一同走了。

“让他去开开眼，”母亲说，“他早该去看看啦！”

金蕙爹去到粉坊。整个粉坊象白晝似的光亮，俗说“热糖坊，冷粉坊”，这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人们热情地向金蕙爹招呼，他们的神情既亲热，又显得有点儿优越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胆怯的对一切都觉得新奇的客人，脸上有点磨不开。那些又细又白润泽得仿佛白玉似的湿粉丝，在灯光下显得格格外可爱。金蕙爹暗暗在心里说：“真叫他们鼓捣出龙口粉丝来啦！”他的眼睛遮掩不住内心的惊奇和艳羡。以前，这一带连本地粗粉条也制不好。

他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几乎走遍了四个“车间”（庄员们这样称呼它）。他的艳羡的眼光几乎落在所有的东西上：